



红楼梦密码

郑梧桐 著



郑梧桐
著

HongLouMengMiMa 红楼梦密码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红楼梦密码 / 郑梧桐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6
ISBN 978-7-5354-8611-0

I. ①红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—文集
IV. ①I207.41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16818 号

责任编辑: 高毫林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装帧设计: 青云工作室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首壹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 23.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309 千字

定价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红楼梦密码

HongLouMengMiMa

红楼梦密码

目 录



自序 一世红缘 /001
反解红楼梦 /008
红楼梦中的末世之史 /015
贾瑞很假 崇祯很真 /032
可卿原来是闯王 /049
甄士隐和贾雨村 /080
王夫人和贾政 一对颠倒假夫妻 /111
元春和三春 根本不是一家人 /129
熙凤果真是奸雄 /187
大姐儿和刘姥姥 /277
宁府和贾敬 /295
失脚二尤 原是失节姜瓖兄弟 /314
贾赦、贾琏索隐 /354
李纨母子之谜 /359
后记 /369

自序

一世红缘

《红楼梦》这部奇书，变幻莫测，难以看清。

人生亦如此。

从小就有许多梦想，却从未曾憧憬，有一天会走上红学研究之路，但与《红楼梦》的缘分，早在刚出生之时，冥冥之中就有了那么一点小联系。父亲读书不多，为给他的二女儿取名，只能借助字典。据说他先随意翻开一页，从中找出一个喜欢的字，再翻一页，又选一个字。这两个字，便与《红楼梦》中“千红一窟，万艳同悲”极其相关。十几年之后，我那才华横溢的中学语文老师，认为此名与人气质不符，遂自作主张帮我更了名。但那两个字，早已融入我的生命，无法断离。《红楼梦》亦如此。

上小学之后，已喜读书，父母给的一角两角零钱，都小心攒下来，拿去买书。记忆中，大约在八岁那年，买了人生第一部百二十回本《红楼梦》。那么小的年龄，字还不识几个，当然是读不懂的，但小小的我每天仍会翻阅，哪怕只读两行字，也觉快乐无比。这本书，一直伴随我，走完小学到大学的光阴。她就像生命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朋友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随手翻开任何一页，都能满怀喜悦读下去。后来出国，因这书翻阅次数太多，濒临散架，又重新买了一套，伴我漂洋过海，远渡重洋。异乡求学的岁月，孤寂忙累之余，依旧每天都会翻

开,读上片刻。美丽的文字,熟悉的人物,精妙的诗词,温暖了游子的思乡之心。

古人说,知音难求,而我认为,书音更难求。它不会开言,不能辩解,只能静候有缘人翻开,用眼去看,用心去读,用灵魂去感受。有的书刚翻两页,就想将它甩出窗外,恨不得再跑去踏上两脚,才解被骗之恨。有的书勉强翻完,便束之高阁,彻底忘却。有的书,能来回读两三遍,已是凤毛麟角。而常读常新,越读越喜之书,于我而言,前无古书,后也应无来者,只此一部《红楼梦》。

后来,又偶然得到八十回本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,便觉与先前所读百二十回本相比,更神奇勾魂。书中诸多批语,引入进入一个魅力无穷的太虚幻境。精彩批语处值得来回琢磨,细细思索。然而奇怪的是,读过数遍之后,却越来越迷糊,好像被作书人和批书人拖进了他们所创的梦里,似明非明,似清非清;同时又深刻认识到,这部书,确实如前人所说,隐藏着深刻的历史,镌刻着众多历史人物。这部历史究竟是什么呢,这些人物又会是谁呢?为了解开这些疑惑,大量阅读诸多红学大家的作品,却找不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。只得回到文本中,一遍又一遍寻找线索。多年来的阅读与思考,让我对《红楼梦》的理解,摆脱了以往红学思潮的束缚,逐渐形成了自己思路。这些观点或许有不当和缺陷,但值得红学界对《红楼梦》反面所隐之事的重新思考与探讨。

先来简单回顾红学研究的发展过程。《红楼梦》的神秘与深邃,一直吸引着无数研究者沉醉其中,力图能解开书中所隐之谜。两百多年来,一代又一代学富五车的大家争相探秘,尤其是近百余年来,红学研究可谓蓬勃发展。

1904年,王国维先生的《红楼梦评论》发表,标志着红学研究进入一个全新阶段。后王梦阮的《红楼梦索隐》和蔡元培的《石头记索隐》等书相继出版,红学索隐派取代红学评论派一举成为红学研究领域的霸主。1921年,胡适在《红楼梦考证》一文中,向红学索隐派全力开炮。胡适先生说:“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,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,著者的事迹家世,著书的时代,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,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。这些问题乃是

《红楼梦》考证的正当范围。”胡先生按照这个逻辑展开了考证,认为此书的作者曹雪芹是江南织造曹寅的孙子,书中所隐之事,乃是曹家的家事。这个结论从此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学人,以俞平伯、周汝昌等先生为杰出代表,形成了强大的曹家考证新红学,风光近百年。

然而,对于《红楼梦》所隐真事究竟为何,新红学至今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,倒有许多明显的疑问。

曹寅究竟有没有曹雪芹这个孙子,至今仍无确切材料可以证明。就算曹雪芹真是曹寅之孙,作书人在书中早已明言,他的书是将“真事隐去”、“假语存焉”。既然他费尽心思将记录的真事秘隐在书底,而且书中诸多批者都有意将自己的身份秘藏起来,为何作书人会留下真实姓名呢?

其二,考证派已将曹家家事考证得非常清楚。曹寅的母亲是康熙的乳母,但是书中却有多处嘲讽和批判乳母的行文,言辞格外激烈,试想一下,靠乳母起家的曹家,假若作书人真是曹家后人,又如何敢写出如此大逆不道之文呢?

其三,曹家一直深受满清皇恩,至康熙年间就任江宁织造,富甲一方。假若此书真是曹家后人所写,他又如何敢胆大包天,在书中大骂“犬戎”之族,甚至辱其为“野驴子”呢?

其四,江南织造虽是从五品官职,其实就是皇家买办。身为买办之家后裔,应以买办为荣,假若此书真为曹家后人写江南织造曹家之事,又如何会在书中对买办之人颇有微词呢?

其五,曹寅对曹家后人来说,应是尊若神明,假若作书人真为其孙,又如何敢拿“寅”字与唐伯虎的春宫图取乐逗笑呢?

诸如此类不羁之文,书中还有许多。在我看来,江南织造曹家与《红楼梦》的关系,只是一个美丽的错误。而作书人花费十年心血创作的巨著,其背后所隐的真史,不应是一段家史,而是一段“血泪”之史。书中的第一首标题诗写道:

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。

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!

究竟该如何解这个“味”,在第十二回《王熙凤毒设相思局,贾天祥正照风

月鉴》中，作书人和批书人借风月宝鉴再三强调：

单与那些聪明俊杰、风雅王孙等看照。千万不可照正面，（庚辰侧批：谁人识得此句！庚辰双行夹批：观者记之，不要看这书正面，方是会看。）只照他的背面，（庚辰双行夹批：记之。）要紧，要紧！

但是贾瑞偏偏不听道士的叮嘱，只看正面。他死去之后，代儒夫妇哭得死去活来，大骂道士：

是何妖镜！若不早毁此物（庚辰双行夹批：凡野史俱可毁，独此书不可毁！）……

并命拿火来烧镜，这时只听镜内哭道：

谁叫你们瞧正面了！你们自己以假为真，何苦来烧我？（庚辰本有双行夹批：观者记之。）

这一段行文中，作书人和批书人已经一再明示和强调：不要看这书正面，方是会看；凡野史俱可毁，独此书不可毁！由此看来，作书人精心所写的这一部《红楼梦》，其正面贾府之事，只是一段假语，而作书人真正希望读者读懂的，是他精心隐在书中的一段真事。

这段真事，就是作书人深藏在《红楼梦》中的秘密，亦是他最希望读者能够解出的密码。可惜的是，两百多年来，大家都忽视了这些忠告，仍只是痴迷于读小说的正面，从昌明隆盛之邦，去寻诗礼簪缨之族，找花柳繁华之地、温柔富贵之乡。殊不知，“此书表里皆有喻也”。

红学研究进入 21 世纪之后，著名小说家刘心武先生，认为作书人笔下的秦可卿，是康熙朝废太子胤礽的女儿，从而轰轰烈烈开创了秦学一派。先不说秦可卿是不是真为废太子之女，假若她果真如刘先生所言，那书中与她有过重要关联的人物，如其弟秦钟、好友王熙凤等人，他们所隐射的人物原型，又会是谁呢？

再来看书中十二正钗排位，也有不少奇怪之处。黛玉和宝钗之后，竟是全书戏份并不多的元春。假若是因为元春地位之故，而高居前列，那么，戏份极微的迎春和惜春，为何也排在书中重要人物熙凤前面呢？熙凤幼小的女儿，全书无一句对白，作书人却让她紧随其母，力压李纨和可卿，位列十二正钗之

十,又会是何故呢?

这团团迷雾,其症结究竟为何,是红学研究者不能回避的重中之重,值得细细推敲和思考。我认为,两百多年来,红学研究之所以走进一个死胡同,无法有新的拓展,就是因为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前辈们,无论是索引派,还是考证派,都没有找到伟大的作书人隐写此书的法门所在。这部耗费作书人十年心血,又引得多位批者隐秘批注的巨著,又如何真是只为几个闺阁女子做传呢?

书中的金陵十二钗,红学研究者对此各有说法。有的大而化之认为“金钗十二,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”,有的认为她们是和珅的妻妾,有的认为是“蕉园诗社”的十二个女子。还有其他诸多推测,但都未逐一分析,并多言她们皆是女子。其实,作书人和批书人在书中反复强调反读,“反”字便有多重意义。很有可能,作书人为了将其隐写的历史藏得更深,便有意将性别颠倒过来。男可以是女,女也可以是男。这一点在贾瑞照风月宝鉴之时,作书人已经给出了暗示。镜子正面是王熙凤,反面是骷髅,就已说明,在这一正一反之间,有一阴一阳之变。后作书人又借湘云和丫鬟翠缕的问答,再次指出,在湘云和翠缕这两个女性之间,亦有一阳一阴的关系。

作书人是一个伟大的作家,更是一个伟大的戏剧家。他精心搭建了贾府这一个华丽的舞台,编排了一出贾府诸人的假戏,让他要暗中记录的真实人物,都装扮成贾府大戏台上的角色,粉墨登场。戏台之上,唱的是贾府之事,是表之喻,而戏台之下,说的尽是诸位演员之史。他们都是谁,有过怎样的经历,又是怎样的结局?这些是里之喻,二者合在一起,才是天才作书人和批书人一再强调的“表里皆有喻”。

“表喻”之论,两百多年来,诸位红学大家已做了无数的工作,取得了大量成果,某些方面已至登峰造极之境界。我在此不再做这方面的赘述,只着重于“里喻”的探讨,试图解开作书人反面所隐的人事,从而寻找出他作此书的深意。这是我写作此书的初心,也是一大夙愿。在写作过程中,为了让学术研究能够大众化,便于绝大多数读者轻松阅读,采取人物逐一分析之法,并将完整引文嵌入行文之中,省去逐一找注之琐。而书中所藏之事,既是一场千古之

史,又是一场空事。此书解开的主要人物,围绕甲申之变的三个主角展开,有崇祯皇帝朱由检、大顺皇帝李自成、平西亲王吴三桂、顺治皇帝福临、摄政王多尔衮、贰臣洪承畴、三降三反的失节将领姜瓖兄弟。他们或败或亡,或惨遭清算和杀害。无论曾有过怎样的至极繁华,到头皆是一场冰冷虚空,即便是书中隐射的次要人物,如尚可喜之流,即使到老得享浩荡皇恩和泼天富贵,也是“如冰水好空相妒”,依旧还是一场空。而其他人物如宝玉、黛玉、宝钗以及宝琴和妙玉、湘云等人,此书未曾提及,将在下一部书中探究,他们的原型,亦都是那个时代值得歌泣的人物。他们的人生命运,也逃不出虚空。这种虚空之感,既弥漫在贾府的戏台之上,又弥漫在戏台之下的历史中,更弥漫在作书人的心中。他创作《红楼梦》,不仅是一部“正小说,反历史”的巨著,更是一部哲理深沉丰富的人生感悟之书。作书人深受中国传统“气学”思潮影响,秉承“太虚即气”的观点:万物产生和消亡,皆不过是气的聚散,有形其实亦无形,是无尽的悲凉和空幻。所以很多有识之士,读完《红楼梦》之后,都有“色”、“空”之感。

这种悲凉,也沉淀在我心中。自从研究进入一个阶段之后,在有意与无意之中,与人聊起书中人物之时,总会有人觉得怪异,甚至有人说:

“你怎么可以这样来读《红楼梦》呢?这跟我学的完全不一样,我实在接受不了。”

也有人认为这是对以往红学观点的颠覆。实际上,我一直认为,过往的观点不一定正确,谈不上颠覆,如果非要有一个词来形容,不过只是一种重新解读而已。这一百多年来,曹学派垄断了《红楼梦》的解读方式,读者已经被强化成完全一元化的认知,这是最大的遗憾和悲哀。当年新红学的开创者胡适先生,崇尚个人独立的思想,敢于怀疑挑战一切。我今天的研究,既是对以往权威的挑战,更是为了能够寻找到解读《红楼梦》的正确之路。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。我希望,广大读者能够从这本书中,听到不一样的声音,看到不一样的《红楼梦》。

让我们暂时忘掉已有的红学思路,忘掉很难有标准答案的作者之争,忘掉先入为主的江宁织造曹家,忘掉雍乾盛世,忘掉宝黛之间的爱情,回到文

本中(本书中所说文本,为八十回脂批体系本。以甲戌本、庚辰本、戚序本为主,蒙府本、靖本等为辅),透过作书人和批书人留下的文字,慢慢去感受,这位天才作书人,在他搭建的贾府戏台之上,用心良苦写就的大戏里,深藏的末世之事。

莎士比亚说过,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我也相信,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万部《红楼梦》。

而我心中的《红楼梦》,就是作书人精心隐藏的荡气回肠之史。这是作书人和批书人最渴望看官们能解出的“味”。

感恩,世间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我愿做一只勤劳聪慧的蝴蝶,徜徉在作书人所创的太虚幻境中,采百花之蕊,取万木之汁,得群芳之髓,如能探知作书人全部隐意,便不枉此生。

感谢红学界的各位前辈们,假若在这条曲折漫长的狭路上,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,那是因为,我有幸站在你们的肩膀之上。

感谢家人的爱与支持,感谢朋友的鼓励与帮助,感谢柯柯的细心照顾,感谢汪星人路易和李尔的陪伴,每当读写疲惫之时,与它们在小院玩耍嬉戏,是最好的放松与休息;感谢自己的坚持与努力,这么多年,不忘初衷,淡定安然,行走在《红楼梦》的艺术殿堂中,只为喜欢,只为爱!

这是一生之缘,亦是一世之爱!

反解红楼梦

观者记之,不要看这书正面,方是会看。记之。

书中表里皆有喻也。

俞平伯先生是我国较早系统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代表人物,他认为《红楼梦》在中国文坛上是个“梦魇”,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。他在《红楼梦研究》自序中写道:

依脂砚斋甲戌本之文,书名五个:《石头记》,《情僧录》,《红楼梦》,《风月宝鉴》,《金陵十二钗》;人名也是五个:空空道人改名为情僧(道士忽变和尚,也很奇怪),吴玉峰,孔梅溪,曹雪芹,脂砚斋(脂砚斋评书者,非作者)。……可知《红楼梦》的的确确不折不扣,是第一奇书,像我们这样凡夫,望洋兴叹,从何处去下笔呢?

《红楼梦》确实不仅是一部奇书,一部幻书,更是一部谜籍大典。该书一开篇,就有一段亦神亦幻的叙述:一块女娲补天剩下的通灵顽石,两个佛道无边的道僧,产生了一段历经悲欢离合、世态炎凉的记事。作书人打造的贾府戏台之上,第一个上场的凡人角色,其名为甄士隐,而第二个上场的重要人物叫贾雨村。作书人和批书人借这两个角色之名告诉看官:

将真事隐去，将假语存焉。

何为假语，即书中所写的贾府之事；何为“真事”，则是作书人深藏在书下的谜团。作书人既然有“真事”和“假语”之说，则已表明，他是为记录一段真正的历史，而创作了一部“假语”，他希望读者和研究者，能够透过“假语”，看清他所隐藏的“真事”。一百多年的“新红学”之路，无论起步多么轰轰烈烈，在今天看来，这漫长的考证曹家的过程，不过是在继续深究这“假语”中的假语，对于书中所隐之事却毫无所解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新红学多年的研究历程，借胡适自己所言，是走错了道路！至于何为正确之路，作书人和批书人，也早已在他们创作这部鸿篇大著之时，就在书中指明了方向。来看第十二回，贾瑞弥留之际，跛足道人来化斋，口称专治冤孽之症。众人便将他带至贾瑞病榻之前，只听那道士叹道：

你这病非药可医！我有个宝贝与你，你天天看时，此命可保矣。

说毕，从褡裢中取出一面镜子来——两面皆可照人（庚辰双行夹批：此书表里皆有喻也。），镜把上面镌着“风月宝鉴”四字（庚辰双行夹批：明点。）——递与贾瑞道：“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，警幻仙子所制，专治邪思妄动之症，有济世保生之功。所以带他到世上，单与那些聪明俊杰、风雅王孙等看照。千万不可照正面，（庚辰侧批：谁人识得此句！庚辰双行夹批：观者记之，不要看这书正面，方是会看。）只照他的背面，（庚辰双行夹批：记之。）要紧，要紧！……”

作书人再三强调：不要看这书的正面，方是会看！可惜的是，这两百多年来，不要说一般读者，就连很多红学大家，都忽视或者刻意回避作书人给出的这句最原始最真实的忠告，仍只是痴迷于小说正面的假语，殊不知，这书中表面的一切，只是作书人为了隐写一段历史，而精心编造的一出大戏。这戏，有虚有实，有真有假。他精心把想要暗中记录的一段历史，藏在剧本之下，让他想要暗中记录的历史人物，充当演员，借戏中角色，穿戏里行头，用戏里语言，在荣宁二府这个他搭建的舞台之上，粉墨登场。有时是说戏里的话，喝戏里的枫露茶与惠泉酒，有时却在作书人的巧妙安排之下，故作不经

意地说出扮演者的话,喝作书人酿的“千红一窟”与“万艳同杯”。这一出戏,精彩绝伦,人人都知;这一出戏,戏里有戏,有些人知;这一出戏,戏下有戏,却鲜有人知。

我认为,两百多年前的戚蓼生,他应该解开了书中之谜。可惜的是,他与作书人同处一朝代,同样面临极其可怕的文字狱。因此,这个秘密,戚蓼生只能深藏于心,但他又不甘心让这个秘密永远石沉于海,于是,他也学作书人,用玄幻之笔,写下一段寓意深刻的玄幻之文:

吾闻绛树两歌,一声在喉,一声在鼻;黄华二牍,左腕能楷,右腕能草。神乎技也,吾未之见也。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,二牍而无区乎左右,一声也而两歌,一手也而二牍,此万万不能有之事,不可得之奇,而竟得之《石头记》一书。嘻!异矣!……

这段戚蓼生所写的小文,随着戚序本流传至今,并将永远流传下去。

戚蓼生所说的“一声两歌,一手二牍”,其实就是说一部书中,所写“真假二事”。一个角色,所现“真假二身”。

关于这一点,作书人早在开篇第一回《甄士隐梦幻识通灵,贾雨村风尘怀闺秀》中,就明确写道:

至若悲欢离合,兴衰际遇,则又追踪躐迹,不敢稍加穿凿,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。

但将真事隐去,但将假语存焉。

书中所隐去的真事,就是作书人所经历的一段在当时的局势之下无法明写的历史。

那么,真事究竟隐在何处呢?

结合前面所引“风月宝鉴”之文,可以知道,真事不在别处,就隐在书中,隐在作书人所写的文字里面,隐在藏而不露的批文之中。

假语就是作书人编撰的《红楼梦》大戏。荣宁二府中,那些风花雪月,爱恨情仇。如宝黛之间的爱情悲剧,就随着这假语村言流传至今,仍赚得不少眼泪。殊不知,两百多年前的作书人与批书人,都是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之旷世奇才,他们的眼泪,不会只为这假造的儿女情长而流。他们的心血,更不会只为这编撰的悲欢离合而滴。他们怀菩萨心肠,秉刀斧之笔,为的是给这人

间,留下一段精致美妙的传奇,又在这传奇之下,为这世间,留下一段真实残酷的历史。

这段历史,在第十二回“贾天祥正照风月鉴”中,作书人和批书人就已经写道:

贾瑞收了镜子,想道:

“这道士倒有些意思,我何不照一照试试。”

想毕,拿起“风月鉴”来,向反面一照,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。

(庚辰本有双行夹批:所谓‘好知青冢骷髅骨,就是红楼掩面人’是也。作者好苦心思。)

此处批书人所说:作者好苦心思。确实如此。不仅作书人好苦心思,就连批书人,亦是好苦心思。

贾瑞死后,代儒夫妇哭得死去活来,大骂道士:

“是何妖镜!若不早毁此物,(庚辰本有双行夹批:凡野史俱可毁,独此书不可毁。)贻害于世不小。”遂命火来烧,只听镜内哭道:“谁叫你们瞧正面了!你们自己以假为真,何苦来烧我?”(庚辰本有双行夹批:观者记之。)

这里又再次强调,绝对不可看书中正面。同时,批书人明写道:

凡野史俱可毁,独此书不可毁。

批书人在此借此书与野史相对,言“野史俱可毁,独此书不可毁”。说明在作书人和批书人心中,此书如同“正史”一般严肃可信。正史是指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史书,是以帝王传记为纲领的史书。而考证派反复考证的曹家之事,顶多只能算是一部家史,连“野史”都谈不上,如何配得上批书人所说“独此书不可毁”之言。因此,要想解开书中之谜,必须摒弃旧有的曹学观念,循着书中的线索,打开慧眼,按照作书人的提示,从反面细读此书,才能解开这重重“好苦心思”。而要揭开书中所设之谜,既不能靠“宝玉是曹雪芹”等假设,又不能靠“宝玉和湘云终成眷属”的幻想,更不能靠“可卿是废太子之女”的猜测。总之,作书人和批书人,用一部文字,同时写出了两部戏,一部是虚构的红楼梦,一部是腥风血雨的真实历史。这一点,批书人在第一回已经点

出：“事则实事，然亦叙得有间架、有曲折、有顺逆、有映带、有隐有见、有正有闰，以致草蛇灰线、空谷传声、一击两鸣、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、云龙雾雨、两山对峙、烘云托月、背面敷粉、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，亦不复少。”究竟该如何反读反解，才能探出作书人在书中所隐的“真事”呢？

第一，多读多思批语。在通常情形之下，批注都是读者在读书时有感而发所写，不构成书中内容。但是，《红楼梦》的批注，有相当一部分完全与书同生。如第一回介绍该书形成的经过时，批书人就强调：

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，仍用《石头记》，出则既明，且看石上是何故事。

这句话无论是实写还是虚写，都证明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是与“石头记”一起出现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批注与正文浑然一体，可以推测，此处的批书人，与作书人或同为一人，或为挚友、知己。庚辰本二十一回回前评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：

有客题《红楼梦》一律，失其姓氏，惟见其诗意骇警，顾录于斯：
“自执金戈自执矛，自相戕戮自张罗。茜纱公子情无限，脂砚先生恨几多。是幻是真空历遍，闲风闲月枉吟哦。情机转得情天破，情不情兮奈我何。”

这首回前诗揭示了作书人和批书人一正一反、一捧一逗、一唱一和的互动关系。作书人隐藏起来的话，批书人去把它挑明。如作书人反复提到风月宝鉴千万不可照正面，批书人就说：“观者记之，不要看这书正面，方是会看。”而作书人在书中反说之语，批书人则正面揭开。如作书人说该书发生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已经失落无考，而批书人却说“大有考证”。作书人在书中写的毫不相干之人事，批书人却把他们紧密联系起来。如王熙凤和贾雨村，在贾府的戏台之上，这二人没有任何交集，很奇怪的是，批书人却把他们关联至一处同批，这就令人觉得奇怪。第十六回中，可卿死后，熙凤助水仙庵净虚拆散金哥和守备之子的婚约，结果金哥自缢，守备之子投河，害了两条人命，凤姐却坐享了三千两。作书人在此处写道：

自此凤姐胆识愈壮，以后有了这样的事，便恣意的作为起来，